

十八至二十世紀初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玻璃藝術

■ 薛呂

東西方文化交流從古至今從未停滯過，玻璃藝術近五千年的發展記錄了人類文化、經濟交流的豐碩果實。明末清初西方人不斷地將先進的技術和奇珍異寶通過外交、宗教等途徑帶入中國，鐘錶、鼻煙壺、珊瑚、玻璃器等洋貨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影響並衝擊著中國人的器用觀，產生了沿襲傳統和向外學習兩種不同的觀點。而清代玻璃在融合這兩種觀念的基礎上，並在西洋傳教士的技術指導下不斷發展演變，成就了中國玻璃藝術史上的巔峰，清代玻璃取得的成就體現了中國人在學習、吸納西方技藝過程中，融合傳統文化，形成新技術美學的獨特方式。

有趣的是，進入十八世紀，東方發達的陶瓷藝術深刻影響著歐洲的社會生活，歐洲人運用他們熟練掌握的玻璃材料和工藝技術演藝極具東方審美的異域情調。另一方面，隨著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以及清代玻璃新顏色配方和套料雕刻玻璃工藝的不斷成熟，十九世紀開始中國的玻璃藝術逐漸影響歐洲。

西方玻璃實踐影響下的中國清代玻璃——以圈足的發展為例

關於西方實踐對於中國清代玻璃的影響，學者們已通過傳教士來往書信¹和《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作活計清檔》²（簡稱《活計檔》）等文獻研究得以證實。此文中，筆者以清代玻璃器中的圈足形式為案例，分析歐洲吹製玻璃工藝和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對十八世紀造辦處玻璃廠玻璃製作的影響。

基於 Honey³ 和 Rabiner⁴ 的觀點，在對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和歐洲各大博物館千餘件清代玻璃的實物研究中發現，清代玻璃器底部出現圈足的現象主要發生在瓶、碗、杯、罐等器物造型中，從造辦處玻璃廠建立後直到清代末期，玻璃圈足的類型主要固定

為五種形式，它們分別是：①與主體部分一起吹製直接成型的圈足；②繩圈形圈足；③倒置杯形圈足；④繩圈形+雕刻圈足；⑤雕刻圈足。（圖1～5）在此，僅選取了五個典型的例子，代表這五種不同方式完成的圈足，這五種類型分別來自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和乾隆（1736-1795）三個時期，通過五種圈足的工藝和形式的對比，試圖給出玻璃器圈足工藝從吹製走向雕刻的演變線索，同時揭示中國其他工藝美術和傳統審美偏好（主要是陶瓷）對於清代玻璃實踐的影響。

由於筆者在《中國清代玻璃藝術》⁵一書中已詳細地論述了第①、②、③和⑤形式的圈足，不再贅述，在此根據新出現的證據，對第④種圈足形式給予補充。



圖1 清 康熙時期 金剛鑽刻花玻璃對杯 直徑8.3公分 No. C.250-1909 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盧鳴皋繪圖
第①種圈足形式：與主體部分一起吹製直接成型的圈足。



圖2 清 康熙時期 有泛鹼現象的白色條紋裝飾玻璃碗 直徑14.3公分 No. C.688-1936 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盧鳴皋繪圖
第②種圈足形式：繩圈形圈足。



圖3 清 雍正時期 鈷藍色刻花鍍金玻璃蓋碗 直徑14.5公分 No. C.830-1883 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盧鳴皋繪圖
第③種圈足形式：倒置杯形圈足。

現藏於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的第1938.0524.739號藏品（見圖4）是一個罕見的案例，在千餘件的實物調查研究中，繩圈形吹製方式加上雕刻成型的圈足形式僅此一例。與

第⑤種形式不同，④仍然是以吹製理念占主導的工藝實踐，先以繩圈形的方式在主體器物的底部添加熱熔液體玻璃，初步形成圈足形式，待玻璃退火後再通過冷加工的方法，用車輪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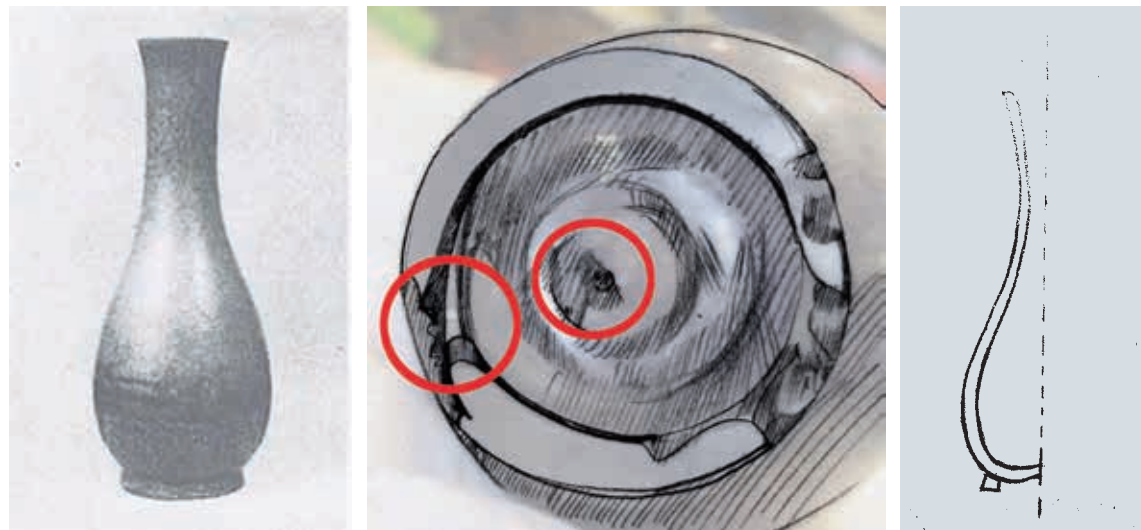


圖4 清 雍正時期 藍色玻璃瓶 高37.5公分 No. 1938.0524.739 大英博物館藏 取自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Royal Academy of Arts, 1935-6, 247. 盧鳴皋繪圖
第④種圈足形式：繩圈形+雕刻圈足。底部留有吹製和磨刻痕跡。



圖5 清 乾隆時期 紅寶石玻璃雕刻碗 乾隆年製刻款 直徑14.2公分 No. C.169-1956 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盧鳴皋繪圖
第⑤種圈足形式：雕刻圈足。

刻機琢刻成最終的造型。這樣的方式表明了康熙時期傳教士引入的西方吹製工藝仍然作為玻璃實踐的主導技術，但這一方法為後期直接以雕刻塑造圈足的方法奠定了基礎，可以被視為圈足從吹製走向雕刻的過渡性嘗試。

東方傳統手工藝對於歐洲地區玻璃製作的影響

中國的陶瓷自十五世紀開始就不斷流向歐洲地區，在1575至1587年之間義大利的佛羅倫薩（Florence）就曾經企圖複製中國的陶瓷，

1500年之前的威尼斯（Venice）便已經出現了用於模仿中國陶瓷的白色不透明玻璃器，⁶約1700年左右波西米亞（Bohemia）地區也出現了白色不透明玻璃，仿製中國陶瓷成為了當時歐洲製作白色不透明玻璃的主要原則。十八世紀隨著中國陶瓷在歐洲受到普遍尊重，帶有釉彩裝飾的仿中國陶瓷白色不透明玻璃器在威尼斯極度流行。直到十八世紀末期，歐洲地區這種丟棄玻璃材料本身品質，而盲目崇拜中國陶瓷的風尚才得以停滯。

除了中國之外，日本的手工藝也在經濟文化



圖6 1739前 玻璃杯和杯托 北波西米亞地區羅哈特坊 No. 9 753 布拉格國家工藝美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 in Prague）藏 取自《歐洲玻璃藝術史珍品展》，捷克：布拉格國家工藝美術博物館，2015，頁127。



圖7 約1740 珐瑯彩繪玻璃杯和杯托 德國圖林根地區 No. 17 148ab 布拉格國家工藝美術博物館藏 取自《歐洲玻璃藝術史珍品展》，頁168。

的交流中進入歐洲。1659年有田町的瓷器正式通過臨近的伊萬里港經荷蘭東印度公司遠銷歐洲，流行於歐洲上層階級中。伊萬里瓷中最著名的樣式是「克拉克樣式」（Kraak style），這種樣式是中國景德鎮民窯在明萬曆年間（1573-1620）設計的一種由中心圓形開光紋樣向邊緣放射，分割成多個開光紋飾的青花瓷。為了能與中國外銷瓷競爭，伊萬里瓷中又添加了五彩的技術，增添富貴華麗的效果。⁷

由於中國、日本的外銷瓷在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極度流行，滲透到歐洲貴族室內裝飾、生活起居等各個方面，而十七世紀歐洲中部正直珐瑯彩玻璃發展的鼎盛時期，因此到了十八世紀波西米亞北部和德國圖林根（Thüringen, Germany）地區萌發了以玻璃仿製東方「青花瓷」、「伊萬里瓷」的念頭，研發了一系列相關產品。（圖6～8）

圖8現藏於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並產於1730-1750年德國圖林根地區的玻璃器，可以理解為當時西方人試圖用他們擅長的玻璃材料闡釋東方異域情調的最佳表達。器物通過吹製工藝成



圖8 1730-1750 玻璃盤（座） 德國圖林根地區 直徑14.2公分 No. C.69-1957 英國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藏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型，外側用顆粒狀玻璃裹料裝飾，模仿青花瓷的裝飾風格，內側採用玻璃珐瑯彩繪，模仿中國景德鎮和伊萬里瓷的「克拉克樣式」。

除了在裝飾風格上模仿陶瓷之外，歐洲還曾在玻璃的造型和顏色上極力模仿，引發新玻璃配方。法國賽勒夫國家陶瓷博物館（Sèvres-Musée National de Céramique）檔案館1842年歐



圖9 1842 半透明藍色葫蘆形玻璃瓶 法國巴卡拉 歐洲玻璃藏品
編號3045 法國賽勒夫國家陶瓷博物館藏 虞鳴翠繪圖

洲玻璃的藏品檔案中標明，藏品編號3045的〈半透明藍色葫蘆形小玻璃瓶〉（圖9）來自法國玻璃品牌巴卡拉（Baccarat）的捐贈，且明確指出瓶子的造型來自中國，巴卡拉正在實驗一種新的玻璃顏色品種，而這種孔雀藍玻璃顏色品種在清代乾隆時期就已經相當成熟了。

1931-1935年，由Carlo Scarpa為義大利Venini品牌設計的一組以「中國Cinesi」命名的產品，可能是中國傳統造型在玻璃器中應用得最成功的案例（圖10），之後Venini品牌又陸續在「Opaline」等系列產品中表達中國陶瓷的經典曲線，時至今日，這些設計仍然經久不衰。

中國清代套料雕刻玻璃器與歐洲玻璃實踐

中國清代的玻璃裝飾工藝中最傑出的代表要屬套料雕刻玻璃器。該工藝的產生和發展並不是偶然，是在各種條件碰撞下孕育而生的，其中主要包括：一、中國傳統寶石雕刻技術的發達；二、清代高度成熟的陶瓷裝飾審美風格；



圖10 1931-1935 Carlo Scarpa 中國Cinesi玻璃瓶 取自官網
https://www.1stdibs.com/furniture/decorative-objects/vases-vessels/vases/rare-set-of-4-cinesi-vases-carlo-scarpa-venini/id-f_1091616/，檢索日期：2018年3月10日。

三、西方先進玻璃製作技術的支援等。

清雍正時期套料雕刻工藝已初露端倪，據《活計檔》記載顯示：雍正四年（1726）二月初十日做得〈套藍螭虎鼻煙瓶〉一對，首領程國用交太監劉玉收訖。至乾隆初期該工藝已走向成熟，乾隆元年（1736）的《活計檔》記載中已出現奉旨製作高難度的〈白套紅雙管套料雕刻玻璃瓶〉的證據。

技藝精湛且錯綜複雜的雕刻技藝其實並不專屬於玻璃材料，而是由玉器、漆器、竹刻、石刻、牙雕甚至是陶瓷等其他材料延伸出的在玻璃材料上進行冷加工的方式，因此在玻璃器上進行雕刻的靈感最初可能來自於陶瓷、玉器和漆器等物件。雖然在之前的研究中，學者們已關注中國清代套料雕刻玻璃器的突出成就，但其與十九、二十世紀歐洲玻璃工業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在此借助筆者執行之「歐洲藏中國清代玻璃器的調查與研究」課題，對十九世紀英國Stourbridge地區玻璃工業和法國新藝術運動相關藝術家進行了相關研究，試圖建立可能的關聯。

根據大英博物館的檔案記載：早在1753年時中國的清代玻璃就已經進入博物館收藏，可見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對繁榮於乾隆時期的套



圖11 19世紀後期 黑套白雲龍紋瓶 英國Stourbridge地區 Joshua Hodgetts簽名 高21公分 英國Broadfield-House玻璃博物館藏 取自Charles R. Hajdamach, *British Glass 1800-1914*, England: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91, 218.

料雕刻玻璃器並不陌生，目前在英國Stourbridge地區的Broadfield-House玻璃博物館藏有七件中國清代玻璃器，其中三件為套料雕刻玻璃器。而這一地區正是英國玻璃工業的中心，尤其在十九世紀，一度壟斷了套料雕刻玻璃器的生產，雖然該地區的套料雕刻玻璃源於對羅馬波特蘭玻璃花瓶（Portland Vase）的複製，製作工藝上也有差別，但Stourbridge套料雕刻玻璃的發展中有濃烈的中國裝飾風格。

William Northwood和Joshua Hodgetts是活躍在十九世紀末期Stourbridge地區的玻璃設計大師，他們都非常鍾情於東方圖案，尤其是Joshua



圖12 1880年代後期 多色套料松樹紋玻璃瓶 英國Thomas Webb's 高17.5公分 取自*British Glass 1800-1914*, 1991, 218.

Hodgetts，他最喜歡用強烈的東方意味表達花卉和動物（鳥），圖11是他簽名的一件帶有強烈中國風的〈黑套白雲龍紋玻璃器〉，無論是造型、顏色還是圖案都極力地模仿中國器物。

除了普通的兩層套料之外，中國清代的玻璃工匠還研發了多層套料和局部套料的產品。所謂局部套料就是在吹製完成主體造型的基礎上，只在需要的部位添加另一種顏色的玻璃，並在冷加工時只對該區域進行細緻的研磨，雕刻形成紋樣，這樣的好處是不用花費多餘的時間研磨除去不需要的玻璃，而且還可以在不同的部位添加不同的顏色，完成後的同一個物件



圖13 部分套料的中國清代玻璃鼻煙壺 取自《中國收藏網》<http://auction.socang.com/collection/2763553.html>，檢索日期：2018年3月10日。
此件為半成品，將多種顏色添加融合在鼻煙壺主體部位，隨後可以根據設計的圖案進行冷加工研磨、雕刻，由此完成的浮雕紋樣顏色不一。

中可以形成多種顏色或是顏色疊加、交錯的紋樣，而使用坩堝浸入式套料的方法無法達到這樣的套料效果。

Thomas Webb's 在十九世紀末期製作的〈多色套料松樹紋玻璃瓶〉（圖 12），殘留了當時局部添加紅色、白色和藍色熱熔玻璃液體團的證據，這一技術在當時的 Stourbridge 地區是史無前例的，明顯受到了中國清代局部套料的啟發（圖 13），另外該玻璃器的松樹紋也是十九世紀中國清代套料雕刻玻璃器流行的題材。

這種受到中國玻璃影響的局部套料方法和中國風的審美情趣除了在英國的玻璃工業中留下了濃重的痕跡之外，後來又被法國新藝術運動玻璃藝術家 Emily Gallé 採用和發展。Emily Gallé 曾在十九世紀八〇年代親自前往歐洲各地博物館學習東方藏品，比如在倫敦維多利亞・阿爾伯特博物館學習遠東的釉彩作品，並對英國 Stourbridge 地區 John Northwood 等人的套料雕刻玻璃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將這些古老的玻璃技術（釉彩、套料雕刻等）結合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科學技術革新，在玻璃領域中形

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引領新藝術運動中的玻璃風尚。

結語

文化的個性決定文化交流的必要性，而文化的共性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正是文化個性和共性的矛盾運動，才使得不同國家的文化藝術不斷碰撞，促進文化不斷發展。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歐亞玻璃藝術實踐，以其獨特的方式闡釋著東西方文化藝術交流的內涵。

作者為上海視覺藝術學院國家級實驗教學中心副教授

註釋

1. Emily Curtis, "European Contributions to the Chinese Glass of the Early Qing Period," *Journal of Glass Studies* 35 (1993): 91-101.
2. 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乾隆朝》（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
3. Honey, William B., "Early Chinese Glass," *Burlington Magazine* 71, no. 416 (1937): 211-224.
4. Rabiner, Donald, "Chinese Glass and the West," In *A Chorus of Colors: Chinese Glass from Three American Collections*, edited by Clarence Shangraw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96), 17-27.
5. 薛呂編著，《中國清代玻璃藝術》（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4），頁 105-112。
6. Hugh Tait, "Glass in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in *Masterpieces of glass*, ed. D.B. Harden et al. (London: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68), 133.
7. 翁宇雯，〈揚帆萬里——日本伊萬里瓷器特展〉，《故宮文物月刊》，394 期（2016.1），頁 94-103。
8. 朱家潛、朱傳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北京：故宮出版社，2013），頁 80。
9. 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乾隆朝》，頁 16。
10. 大英博物館 Sir Hans Sloane 遺贈給博物館編號 SLMisc.1696 等中國清代玻璃藏品。
11. Charles R. Hajdamach, *British Glass 1800-1914* (England: Antique Collector's Club Ltd., 1991), 217.
12. Charles R. Hajdamach, *British Glass 1800-1914*, 226.
13. Victor Arwas, *The Art of Glass: Art Nouveau to Art Deco* (England: Andreas Papadakis Publisher, 1996), 22.

若水澄華

院藏玻璃文物 特展

Limpid Radiance:
A Special Exhibition of
Glass Artifacts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 三樓西側
陳列室 | Gallery 304
2016.8.31~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1143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Tel: 221, Fax: 2,2364461,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Tel: (02) 4693,3000] <http://www.npm.gov.tw>